

谢槟和他的“澱水风帆”

■刘西森 刘碧莹

谢槟其人

谢槟，字公翼，自谓涓油人，《重修龙堂堤碑记》有“谢氏昆季则世居邓襄寨”的记载。谢氏为耕读之家。谢槟为其二叔父写的《仲父确如公墓碑铭》记：“先生讳曾教，字仲鲁，号确如，赠奉政大夫玉斋公之公子也。大夫生八子，长讳颜教，赐进士第。季讳思教，举孝廉。余皆诸弟子员。先生其仲也。其先居鄆之洄油，家世耕读，至先生五世矣。教子侄曰：天道无私，待君子严于小人，无他，于君子望之厚，而于小人盈其罚也，其言多切至云。”（乾隆十九年本卷之八艺文中三页）槟之父“谢颜教，字伯愚，号卓如。生颖悟，十岁能文，尝曲全族人。父子延其嗣，助人婚丧，设粥賑饿者，或贷之，数焚其券。有长者称。登神宗丙辰进士，除刑部主事，多所平反，为狱囚制衣。刑部尚书李諲深嘉叹之”。

谢颜教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中庚子科举人，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进士，官及刑部主事。槟之叔谢思教，中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举人。槟为颜教第三子。谢槟的家境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培养了喜读诗书的良好习惯和惠及乡里的优秀品质。槟少小入塾，聪慧勤奋，为庠学之佼佼者，中清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举人，为文善叙事，简径明畅，著述甚富。鄆城之景文多由其撰写。以优秀庠生

参与修撰明崇祯本《鄆城县志》，写《颂平叶舞寇三绝》。诗中有“春风无处不歌声，尽道桅樯落郊营。扫却荆秦闻鸡犬，隐溪依旧是花城”的颂景诗。清顺治十年修《鄆城县志》，以取得举人功名的谢槟为首，新写鄆城“八景新题”，每一景均四字题，以诗记之，均为七言绝句，多有题下说明。其中以“澱水风帆”诗最具艺术成就。

八景新题之《澱水风帆》

澱水，即沙河。风帆，河中的船舶上迎风张开的白帆。该诗题意为沙河上随风摇曳的片片白帆。“八景新题”诗均为七言绝句。诗曰：“城头烟色映春山，城底清流复几湾。何处客舟楼外过，东风吹送一帆闲。”城头两字，直点景观地点。这里的城即是沙河北岸的鄆城古城。鄆城古城原在沙河南岸的今古城村，唐朝开元九年（公元7年）因沙澧河发大水，地处夹河套的县治城垣被洪水淹没，县城迁到沙河北岸紧邻沙河重建。此城原是土城，周围共九里十三步。明朝崇祯十一年知县李振声改造为砖城，底用铺根石砌，礅上用七进砖砌二十五层，然后再用六进砖、五进砖、四进砖、三进砖垒之上垛口，共高三丈五尺。有城角楼四座，敌楼十二座，五处城门。东门为通汝门，大南门为带隐门，小南门为永安门，西门为揖嵩门，北门为古鄆门。鄆城县城是当时豫中一带最为壮观坚固的城池。城头，这里指大南门，即带隐门城楼。烟色，聚集的气体，

《文选》载南朝宋延年“北使洛诗”有“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的句子。烟色即烟景的意思，有春天的美景含义。映，作照耀、反映讲。春山，顾名思义，是春天的山。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鄆城一带并没有山，谢槟写山是不是无中生有，是不是凭想象而写，是不是顺音而为之，而由此推断该诗为败笔之作呢？

我想问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像谢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功力的人一定是言出有据。那么，这里的山究竟是虚构还是真有所指，让我们从生活和文献两个方面作一考察。从生活方面观察，鄆城境内确实没有名山大川，但若站在鄆城城楼向南远望，在晴朗的阳光之下，确能看到百里之外的南山，特别是雨后初晴，层峦叠嶂便清晰可见。笔者提笔时代雨后望山的情景记忆犹新，只是这些年空气污染，尘埃弥漫所致，此景便不见踪影。从文献中考查，鄆城还真有座“山”。崇祯十年本《鄆城县志卷一山川》目下记：“龙凤山，振声修志时登宅后一小山顶，高二丈，东西纵五丈，南北横长四丈，开一窝，岗应宿岭势更雄秀。闻旧志不载，询之耆老，答曰相传名为龙凤山，立县志后，初时取两岗土修筑而成，钟秀可爱，且绘入图内。”卷前插页县治图标明“龙凤山”。此诗破题之句便引人入胜。写作者站在城楼之上，云烟缭绕，春意盎然，举目向南远眺，山峦起伏，回首往北近望，龙凤盘踞，抒发作者愉悦的心境和惬意的情怀。再俯视下看，便是城底的“清流复几湾”了。清流，指沙河，喻其清澈见底，碧水荡漾。復，有还、返之意。大沙河蜿蜒从容，此弯彼曲，绕古城而眷恋，显悠然而自得，赋予了自然的人性化。在此美轮美奂、城水相映的环境下，静静的河面上则有一片船帆飘来，从城楼前摇橹而去。定睛一看，乃一客船也。原是远方客人羡慕这里的风景，乘舟赏玩，陶醉于城水相宜之中。“东风吹送一帆闲”。东风即春风。闲，安静、悠闲之意。游客的帆船在春风的缓缓吹送下悠然自得，眷恋而去，表现出人、舟、城、河和谐统一。此诗颇俱唐朝大诗人王维的风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城帆相映，山水宜人，写出了

一幅清新浑厚的风景画。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澱水风帆”这一景观的位置。从诗文中明确指出的“城头”、“城底”、“春山”来看，此景应在大南门和小南门之外的河面上。二是注释谢槟应为清人。固然谢槟生于明，但他成名于清，是在清顺治年才取得科举功名的，且写澱水风帆诗时在清顺治年间。故应注作清人为妥。三是署作者姓名问题。作者姓谢名槟，字公翼。写澱水风帆诗自署名谢槟。在其后的乾隆十年本、乾隆十九年本两部《鄆城县志》收录此诗时，均署名谢槟，只是民国二十一年《鄆城县记》收该诗则以其字公翼署名，固然不为错，但以习惯方法，还是署谢槟为宜，如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等诗以署名而不署字为多，可参考之。

孙厉嘉等的《澱水风帆》

自从谢槟写出《澱水风帆》以后，历代文人雅士都被该诗所感染，沉醉于《澱水风帆》的意境之中，不断续写诗文，赋咏这一著名景观。如：力棣园《澱水》：烟光隐显水涯东，片片飞帆度晓风。绕郭清波溪漾锦，迎流楼舫客推蓬。旌旗仿佛巡长岸，橹舵停凝达远空。一刻神行均破浪，须臾但见影迷蒙。荊其悖《澱水风帆》：烽传燕楚骑如紫，驛路空飞野雾横。何处棹歌迎客意，隐亭争起玩鸥情。冯北京《和隐阳八景诗澱水风帆》：游丝难向碧空索，一住孤帆意自横。借问三洲离几许，如何不与滌凡情。杨吉履《澱水风帆》：河流曲曲绕城头，疑乃声随一叶浮。回溯中流谁作砥，几行凫鹭稳沙洲。《澱水风帆》：曲曲长河荡客舟，清帆远影入清流。夕阳风送渔歌起，积断棹声散晚愁。谢佩《澱水风帆》：雄堞参差映远山，俯临城下面河湾。一声雁度还留影，舟后孤云已自闲。《澱水风帆》：烟光隐显水涯东，片片飞帆度晓风。绕郭清波溪漾锦，迎流楼舫客推蓬。旌旗仿佛巡长岸，橹舵停凝达远空。一刻神行均破浪，须臾但见影迷漾。

（注：文中“滌”字为生僻字，故暂以“澱”字代替。）

影视品评

■董志强

《闪光少女》算是中国青春片里的一股清流，影片中加入了二次元和B站等元素，更为切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给了年轻观众以亲切感。在影片中，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西洋乐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而学习民乐被称之为土里土气，应该被放进博物馆，甚至被嘲笑以后可以去街头拉二胡乞讨；西洋乐拥有绝对充足的训练场所和演出机会，而民乐面临着被学校区别对待和停止招生的境地……

影片中，学习扬琴的陈惊鼓足勇气向仰慕的学长介绍自己时，换来的却是自明代传入中国，与钢琴同宗的扬琴是否是乐器的质疑。最终，民乐专业的同学通过自身的努力，充分证明了自己，消除了他人的歧视。

民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和经济大潮之下该何去何从？这是许多人思考与讨论的问题。《闪光少女》中，渐渐被世人淡忘嫌

陈星聚看到母亲陷入如此的悲伤之中，就又悄悄地跪下了。

老太太抚着陈星聚的头继续说道：“你这一去就是八年。这八年，你知道娘是多么想儿吗？”见儿子不语，她又指着门口道：“你知道她们娘儿几个是怎么过的吗？”

陈星聚已经泣不成声了：“娘啊，您别说了，我什么都知道，孩儿……”

老太太仰起了头，强忍着不让泪水涌出接着道：“不管怎么说，娘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咱一家也团圆了，娘高兴啊！娘想着这下好了，我死的时候我的儿子们都能给我送行了，娘有福啊！可是……”

陈星聚实在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娘！我……”

老太太却在此时显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她轻轻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娘是真的舍不得儿再离娘而去呀！可是，老辈人说，不会评理就打个颠倒，翻过来想想，咱大清的地总得有人去守着不是？咱要是不去就得换别人去，娘的儿是儿，别人的儿也是儿呀！娘不想看着咱的地儿没人守，到了被那些洋鬼子夺走！儿是吃皇家俸禄的人，就得为朝廷出力，不要挂扯娘，去吧，把咱的地守好！”

听到此处，饶是沈思进这般饱学之士，也如醍醐灌顶，他被这个乡下老太太折服了，情不自禁躬身就是一礼：“老太太深明大义，晚生一定禀告朝廷，请求圣上旌表！”

老太太看也不看面前的知县大人，就朗声对外面喊道：“琢之他娘，你也进来吧！”

张氏闻声拉着两个儿子应声进来：“娘，您老人家就放心吧！他走了，家里还有媳妇、孙儿和两位叔叔伺候您老人家！”

老太太却道：“不！你去收拾一下，恁娘儿几个准备和星聚一起走吧！”

陈星聚一凛：“娘？这怎么行？儿不能堂前行孝，她们得在家替儿行孝！”

“不行，你们都走！”老太太的口气不容商量。

陈星聚惊愕：“娘！”然而，他看到此时的老太太却如老僧入定般把眼闭上了，任是谁喊，只是不理。

陈星聚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回头求救般看着旁边的两个弟弟。

弃的民族乐器，借助B站二次元的古风歌曲重焕新生，一曲《陌上春草》不知道醉了多少人心。影片末尾，在拥有现代酷炫科技的专业音乐表演舞台之上，编钟、扬琴、大唐鼓等得以一一展示。传统文化正应该在不断变革与时代融合之中，重焕生机与活力。

大学期间，每年年末和毕业季都会在学校专业的音乐厅聆听艺术学院音乐专业同学带来的民族乐演出，如今出了校门，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聆听民乐的声音。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从本期起开设《城市表情》摄影专栏，欢迎广大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投稿。

投稿邮箱: siying3366@163.com



老夫老妻

马建军 摄

《沧海残阳》 长篇小说连载（十九）

■余 飞

仰天叹道：“恁也不想，星聚多大岁数了，去的又是什么地方？他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没人照顾中吗？再说了，他要是不带家眷，那里的老百姓谁信他是准备在那里扎长桩干的？不扎长桩的官能在那里干吗呀？那里的老百姓能信一个长着翅膀的官吗？”

众人这才明白老太太真正的心里所想，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想的竟然不是自己和儿子的依依惜别，而是为儿子即将去守护的土地上如何守土有责，在未来的任上如何取信于民，众人在心底钦佩的同时，不知再说些什么了。

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星文、星珠也许并不明白娘话里的深意，但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一切以娘的话为准的意识。看到没人说话，星文就来到陈星聚的面前劝道：“大哥，既然娘这样想了，你就把大嫂他们带走吧，家里有我和老三，你就放心吧！”

星珠更是实在：“是呀大哥，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这里都是你的家！”

陈星聚一下子激动了，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一把把两个弟弟揽在怀里抽泣起来。

“都别哭，娘不想看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听着，娘该说正话了！”老太太发话了。

陈星聚和两个弟弟闻言急忙正色躬立。

老太太正色道：“恁弟兄们听好了：咱这个家自从恁爹死后本来该是老大当家，可星聚出去做了官，这个家就是他弟兄两个在操持。你不在家，因为你练勇敢尽了家财，他们弟兄为重振这个家吃了多少苦娘知道。现在，眼看你就要走了，常言说得好，树大发权，儿大分家，趁娘还在，现在娘就当县太爷的面把这个家给你们分分，也好让县太爷做个见证！”

陈星聚和两个弟弟闻言扑通跪倒：“娘！”

沈思进也吃了一惊：“老太太？”

老太太继续道：“陈家人都给我听好了，这个家的一切一分为二，全归星文星珠所有！”

心灵漫笔 初冬

■邢俊霞

初冬于我，别有意义，我于初冬，则有纠缠不清的丝丝缕缕。我十月出生，十月参加工作，十月结婚，十月生女，所有的人生大事都与十月有关。

初冬于我犹如恋人，让我情感飞扬，欢喜不已。与夏之酷热、冬之凛冽相比，初冬则刚刚好。它不像夏天，让人单衣薄衫，袒胸露背；它也不像隆冬，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包裹，将自己裹成“粽子”，走起路来脚底打滑、行政迟缓，犹如迟暮的老者让人心生不工作。而初冬则刚好，轻柔的羊绒毛衣熨熨帖帖地穿在身上，搭配紧身的打底长裤，外加一套时尚的风衣，那种飘逸的风姿走出去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于我而言，这种心情是藏在心底，随时勃发的小满足、小幸福。它就像我出门时带上的那扇门，锁住的、保护的、温暖的，是我自己的季节。

初冬来的路上是浪漫的。它是赏着转红的枫叶来的，是触摸过枝头累累硕果的。初冬莞尔一笑，我便会感到柔柔的细风从脸颊上拂过，象恋人温柔的手给我抚慰，彼此相欢成趣。

有人说初冬是捧着雪、牵着冰来的，会使苍茫大地变得一片萧条。而我想，有你真好，我的生日正是你刚到的时候。也许，我出生的那天睁开的第一眼，与我对视的就是你。想起你，我心里不由的泛起暖意，心里有了温度便有了彼此唯一的季节。

红尘有路，我无数次从街巷走过，却没留意是哪天跨过初冬这个季节的门槛。只知道老天一变脸，你便用落叶点缀素雅的衣裳，用零落成泥香如故的落花，酹酹的、暖暖的微熏我们的家园。而依恋枝头的黄叶和着风声摇头晃脑吟咏着关于你的诗句，偶尔几只不畏寒冷的小鸟扑棱棱腾空而起，不经意间惊醒了你的美梦。

推开窗，与初冬四目相对，顿时心起波澜。初冬既是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想起母亲十月怀胎养儿的不易，就会心生不忍，也会有阵阵暖意心底涌动、蔓延，也会生出无限的责任和担当，努力工作，好好生活，让母亲在浓浓的亲情中尽享现世之安稳、岁月之静好。此刻，人生中仍有无数美好的相遇，让我在初冬的微阳轻暖中深情的想起。

轻敲键盘，书写着关于你的字句，那是一种心动如初见的情愫在萌动，想你脚踏香泥，与跳舞的落叶结伴，步履不疾不徐，于轻歌曼舞中款款而来，想必最美的场景也不过如此吧！窗外，风声呢喃，我屏住呼吸，感受你的思绪时而低沉时而高亢，而我是你最好的倾听者。

我为初冬落笔成文，浪漫似火，就如同揣着似火的热情，来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光阴，见证我们一次遇过的美好。冬日暖阳之下，我会把你藏进我的美文里，用舒缓的笔调写尽相思与缠绵。就如同唐朝的薛涛，视牡丹为恋人，将牡丹藏进诗里，把去年以来对牡丹的相思之情和今岁与牡丹重逢的喜悦之情跃然于纸上。

初冬安好。即使季节流转，你从我身边离开，我也相信，你是为赴下一个轮回的约会。我会期待，在期待中宁静度日，静守流年里简约的幸福，就像我曾经看过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过成良辰，一生如此。

上的明月正好照在当头，在院里洒落一地清辉。不知何时，陈家满门都在客厅里聚齐了。

此时的陈星聚已经恢复了常态。母亲的深明大义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倒是儿子自动提出愿留在家中代自己向母亲行孝让他有些意外。再想，其实也不意外，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虽然自己并不常守在他们身边，但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儿子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也正是自己的希望所在，想到这里，他也就释然了。当全家人在母亲的招呼下依次进屋的同时，他看到了门外闪进的月光，忽然想起，明天就是娘的八十大寿，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难道就不能为母亲过下寿再走吗？他的心里犹豫了起来。然而，当他抬起头和母亲对视的一瞬，他看到母亲的脸上呈现的是一种大义凛然的坚毅。他忽然有了定见，回身向沈思进施礼道：“县台，圣上召见，下官自不敢违旨，只是明日就是我母八十大寿，本想过了母亲寿辰再走，但是我母深明大义，催我连夜启程，为人臣子，不遵圣上旨意为不忠，不遵母命则为不孝，既然如此，下官就即刻动身，但是，此刻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大人俯允。”

沈思进早已为陈家人的深明大义所感，见陈星聚相求，急忙还礼道：“陈大人请吩咐。”

“烦请县台为我赞礼，我要为母亲拜寿！”陈星聚朗声道。

沈思进一愣，当即应道：“啊，下官随喜！”然后挺身高叫：“准备寿堂！”

院子里熙熙攘攘，阖府老少进进出出，陈旺指挥着家人出入于客厅，从外面可见里边透出红光，可以想见里边已经是红烛高烧了。

已经知道消息的陈福拉着海妹子急急来到客厅门口，由于跑得太急，海妹子的脚步有些趔趄，她对着陈福娇叫道：“慢点，你慢点嘛！”

（未完待续）

